

雪嶠和道州碑

C40
4514
(330)

C40-4514

丁翁上座贊
家書置於佛龕
我微笑以陳府中未
備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徑山語風老人嗣臨濟第三十世雪嶠信大禪師道

行碑

欽命國子監司業兼掌祭酒事前戊辰二甲進士工

部虞衡司郎中大理寺左寺副曹溪受法弟子福

徵譚貞默繫談書

瑄道人不慧默以壬子歲落一椽于武林湖山之

南屏山曰聊齋讀書習靜慕與方外善知識交得

遇

女師時師尚佳雙髻號雪庭道騰四旬有三而宗風

已震攝諸方矣不慧時年二十有三早知執禮問

支那

語風道行碑

道師亦一見深許自此相與結菴雙徑東坡池頭三十餘年來來往往看山看水語東話西不滅家常戚屬至乙酉春而不慧別往金陵丁亥秋而大師示寂雲門矣思彥禪友從雲門走南雍任所以計聞而不慧隨合皈依善信藉覺浪和尚普說定祖庭位次以報矣載閱歲辛卯春而獅聲珠公復不遠千里從匡山走金陵以陶人也居士行緣來更從樵李走雲門以王子安道兄塔銘來而徹崖耿公并續補東塔雲門二會未梓語錄來屬不慧描抹大師本來面目蓋二公竝大師親侍法乳謂

熟悉大師生平道行者莫不慧若也謬以末後大事因緣見屬其何敢辭因念雙髻那畔事大師兩番落索已經親口道破只須筆頭點出頰上三毛特易易耳若語風向後事一舉一動一話一言悉在不慧眼裏亦悉在諸方眼裏難將一隻手掩却天下目况大師爲法忘身入泥入水方且狼藉遍地誰敢收拾瞞天倘稍加嫌諱畏世間生眼不畏老人寂光乎其大難說者無如壁立門風逢着痛罵卽至主法同叅亦復不免更大難說者早已機緣響振酬報歷代師承偏自顛倒縱橫爛薰禹門

撰述
鼻孔正所謂機用莫測賓主雙忘一任無眼人作
是非實法會無煩纖毫嫌諱也真正大善知識若
語風者擔荷頽綱斬新正令顯是慈明現相妙喜
傳神有明三百年來宗壇鐵漢絕不肯人亦絕不
受人肯究竟謂之人肯不得謂之自肯亦不得獨
許從上佛祖的的首肯之者惟青獅翁一人而已
功成呵佛罵祖纔許做忤逆親兒徹到舉世皆孩
始信是大人作略埽道人不勝傾心瀝膽愴恍親
炙知我罪我其何敢辭憶昔天目中峰和尚有虞
學士集撰塔銘復有宋祭酒本製道行碑從來道

行碑不多見惟唐代大沙門有之非此不足以綜
其實寫其真特爲拈香奮筆抽繹疇昔睹記所及
參取本山諸山應請語錄錯綜敘次穩順節文爰
製徑山語風道行碑用勒金石以識不朽

大師法諱圓信初號雪庭旣改雪嶠亦號青獅翁晚
號語風老人浙江寧波府鄞縣之江井巷人俗姓朱
父素稱長者母計氏以隆慶辛未二月初十日誕師
室有異光初在襁抱視日目不瞬輒歡笑計病尋歿
不得乳飲長者遂飯之啼悽疴羸幾不成立九歲長
者復終寄食于貧戚家其家以酒腐爲生業師體貌

撰述
岸偉肌膚柔膩天性孤挺奇僻不受世羈一日往倚
僧廬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皆念佛法僧忽然心動
體中爆然有聲自此其家日替相與釀酒酒酸作腐
腐減師既目不識丁復好放行兀坐傭作玩愒衣食
難周逡巡至二十九歲始決志出家就寶峰法師受
五戒遂往若虛法師席下聽講嫌其解析不明乃自
截髮爲頭陀去之天台卽猛念出家爲何事一箇不
明白念頭打脫不下東走西走狀若風癩不識寒暑
饑渴人與粥飯卽以衣袖或兜帽承食衣敝零落嚴
冬薦草臥古祠中止一敝袴遇無袴者解與之赤體

七日夜冷氣攻腹痛難忍苦支二載無入頭處遂還
俗一月餘正上床時忽空中垂大臂插鼻鼻梁本隆
直從此中斷曉起人咸怪之至得悟後因有若非鼻
梁斷那得頂門開之句時尚未離家數日復垂大臂
取喉中筋扯去數寸痛不可忍手按頸上筋結成塊
觸着不得卽捲衣渡江其塊便消如前打脫不徹日
乞食夜廟宿至雲棲出復渡江至紹興往五雲門外
草菴晚單上見一人金幘紅袍跪床下害眼三七日
別過一菴夢韋馱立前展杵鼓弄次日與住僧語僧
叱曰你要放光往秦望山去隨渡江到秦望普濟寺

撰述
訪靜主妙楨楨舉他心通僧勸少林僧三天竺公案
屬師代轉一語師下語楨呵曰宗門何得亂話師愧
恨無已苦提竟夜五更聞報鐘入厨洗面抱衣赤膊
見者怪而問之始省着衣仍走石頭上高提那一竺
來速道速道至此通身是箇疑情指日輪曰日午不
明當扼吭自絕跨石上下狠提俄頃跨上石頭高聲
曰也罷了忽前後際斷無身相可得衝口說偈云石
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思量來動也動不得復
喝一喝云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既見楨楨怪其逞然
自喜曰今朝何得作怪師語以偈云紙上山河壓殺

人擔來擔去幾多春纜知不是真消息卸下長江斷
踪影此日境界非常遂能作偈然尚未識字未能作
書也往叅徹堂腹正枵見飯輒以手搏食堂見而叱
之師曰勘破你拍手出因訪儀峰彖彖恒持一叢師
直前奪其叢曰道道彖無語師重擲一拳便行返天
台尋人印證未得忽擡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便
發願弘雲門宗途中作偈云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
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遂
就人索紙筆書此偈後自題云雲門石頭上得正句
又作偈云昨日樵柴手今朝文筆峰借君一張紙流

撰述
水寫東風前此盲然於識字作書者向後手腕憑空
脫皮換骨如獅子擺壞鎖韁揮灑縱橫一往吟山寫
水得大自在成無師智統自見古雲門三字始此拈
弄瓣香落索文字不可思議之來緣師末後到龍池
特特自云從雲門普濟寺得地所謂直心是道場也
既去雲門望空聲唱曰我待熱病一回方知工夫真
假到天台華山頂太白書堂果患傷寒病中看來都
無匾宇有靜主顯愚者憨山國師第一高足也識師
非常人畱之室中調理顯見座頭切菜語師曰刀刀
見底師曰何不道一刀見底悶月病愈乃下山走西

天目大殿禮佛見左邊坐伽藍神金襖紅袍乃昔日
草菴所見問知爲周宣靈王過活埋菴僧請偈有香
爐一箇折隻脚之句先是雲棲大師曾往五臺訪憨
師同叅笑巖和尚師乃再請雲棲欲求印證時法堂
香爐冷地爆碎方丈槌僧懺誨封鍋不爨師觸前香
爐折脚語合是印證之識入堂跪曰香爐是某甲打
碎特爲懺誨語聞方丈蓮師令侍者荅之曰你是客
不是你打碎師曰打碎香爐不分賓主又令問曰打
得幾塊生師曰賊物現在因叩首數百求開鍋侍者
傳喻開鍋少頃仍未開師復進跪叩首數百頭幾破

撰述
始得開鍋因謝而出蓮師顧侍者曰新到眞菩薩行人好生畱住師飯畢堂中禮九拜唱曰某甲不學好累及大衆竟去雨淋至十八澗通身濕透復渡江到雲門普濟寺後雞心隴結底草屋居數月苦熱下至妙楨靜室夜單中聞牆外高聲云了義師父師謂楨呼之楨曰誰呼汝乃夢也忽思因緣有在次日卽行被衲觸大暑至湖州弁山多寶寺苦告韋馱連頓首數十云何不護法指示一安身處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後到嘉興楞嚴寺韋馱現身云我未嘗不護法師曰既是護法的去韋馱卽從空而去

因爲偈云買箇小舟撐撐南復撐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忽思武康有雙髻峰是高峰和尚結茆故址欲往居之遂至武康上高峰山山中有寺寺主讓林與師宿是夜主夢一獅子在牀上越日言之以爲異師登嶺尋地仰望雙髻壁立萬山中師念曰我何福堪此遂于是夜獨立草中試之至黃昏有蝙蝠飛下遶身三回者再師曰蝠來地必在上矣至一團瓢逢住靜者號措菴謂師曰難得你虎窠裏立一夜因問知高峰故址師曰安所得米五斗銀五錢結一合掌草蓬千足矣措菴指見普濟菴施主潘明霞師往

撰述
告以欲向此結茆潘曰住山要錢糧師曰先辦錢糧
後住山者此人不濟潘問師何處人師曰寧波潘誤
聽寧國師復曰寧波潘驚起請師上坐曰我前夜夢
到雙髻一茅菴額題寧波二字此師道場也詰朝再
拜同上雙髻得夢中地而無菴潘爲構小三楹師自
運山草披蓋之大笑曰快活無量矣于是以瓶底爲
碗爐以編竹爲供案亂石爲牀蘆柴爲褥上漏下濕
忍餓吞饑嘗一日喫爛豆渣半碗不下自囑曰你是
薄福人定要你喫因拈高峰枕头落地機緣作頌云
一捺捺倒扒不起渾身沒在爛泥裏驀然枕头笑呵

呵咄喫瓔珞粥的不是你自此閱歷三年矣或入林
採薪或擔柴出市或鋤雲栽蔬或齋鼠喂鴉乏米時
以少許米置瓶中喂鼠鼠銜竹葉松毛葢好一粒不
動種菜三隣望空分付偷菜老兔與以一隣此隣和
根喫盡兩隣片葉不傷性愛打筋斗每遇軟草平坡
輒打筋斗數個垢面蓬頭人呼風子有過訪者盡物
托出不畱少許因作山居四時偈云簾捲春風啼曉
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菴中喫
苦茶古人樹下居無屋我有山居勝得多雷雨盡時
苦亦盡奇雲影裏笑呵呵秋光一度正將殘野菊無

香木葉乾入骨半窗寒雨過愁人不在布衣單半天
紅日照青巒草薦薦封門睡正酣莫道老僧真個懶起
來炊火怕風寒一日上嶺見殘雪中二虎高眠石上
覺師至從容起聚頭舞爪次第進林師作偈有日午
枝頭雪未消熟眠老虎未伸腰之句又一日過嶺訪
友見虎在竹林下打滾師語虎曰我亦無此快活立
久之其虎豎兩足東西顧盼師乃徐行還菴有瓶窞
聞谷師叅請龍池幻有和尚歸過雙髻訪師師方于
日中捫蝨谷從後拊其背曰慈悲些師曰個個見血
谷因舉似龍池機緣曰此笑巖真子也宜往謁之師

乃下山至荆溪龍池叅幻和尚師纔見便把住曰佛
不見身知是佛且置如何是若實有知別無佛幻云
有了你沒了我師卽拓開禮拜幻曰汝不得老僧道
師拂袖出畱踰月受具足戒而歸幻特與更名圓信
實爲天童圓悟磬山圓修二師同派非初出家時法
名也因復往叅雲棲蓮和尚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
蓮曰問道于盲師曰道豈盲耶蓮曰我盲師打○相
曰總在這裏蓮曰盲師曰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
是個中人蓮曰不是個中人師曰却好蓮曰好好師
禮拜次日呈偈蓮爲逐句着語不解西方不學禪着

低聲低聲偶來塵世只隨緣着解也學也三間茅屋
傍溪住着溪深路滑兩扇竹窗關月眠着春色滿園
關不住碎盡衲衣那有結着曾似寸絲不掛養長頭
髮欲成顛着成顛亦不惡自從會得吾師意着胡餅
裏討汁白雪飄飄六月天着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師
拜別去蓮送之囑以頭陀行住山續祖慧命又囑以
深藏後出師于爾時別有領會到底拈香供養猶是
雲棲香爐冷地爆炸時不可思議因緣也閱歲復往
龍池叅幻和尚幻豎一指問會麼師道這個喚作甚
麼幻微笑師拂衣出又閱歲復省龍池着草鞋直上

方丈幻和尚曰你草鞋猶未脫也師曰何處見我草
鞋來幻微笑師卽呈偈云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
話舌生水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峰頭一個僧幻領
之及幻示寂畱兜帽付師以示信後來師到龍池掃
塔衆請普說有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的的心髓樹高
千丈葉落歸根之語此三上龍池消息會前雲門雲
棲兩不思議大因緣正師所自謂有時作賓有時作
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是臨濟家大機
大用人天莫測者也靈雲見桃花而悟香嚴擊竹而
悟是桃是竹未有不葉落歸根者故曰但憑徑山作

主諸人安得摸索也師住雙髻作拈古頌古一百三十則其自序云古人鼻孔大小常流未敢措辭摸索惟過量人方許發言吐氣批判古今不然入地獄如箭射予念無智庸人有何作用抱愚守癡久臥空山拈華落草打水驚魚一笑一歌日逐如此偶日不知何處降下一尊阿師撞入茅茨捏住幾則公案索頌予笑曰汝何癡也縱饒頌得祖師公案徹頭徹尾與汝分中有何交涉若要理會西來大意畢竟向已躬下透出方可與古人相見汝等土心木膽說不肯信不頌汝必謂我佛法有所悽咄薦取第一座此天啓

乙丑秋日語也其首一則世尊纔生師拈云世尊奇特忒煞奇特未免傍觀者哂頌云七步周行也不妨指天指地便郎當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其餘別有全錄梓行又作懷淨土詩自敘云甲子秋遊黃山直上危峰絕頂若昇切利忽空中人語比丘久隱時當弘法衆生差異善調伏之予憶雲棲大師記續祖慧命之語敢辜負耶自恨滯貨不及脫手一切時聽其自然逍遙過日亦不禁風月閒情觸處舌根皆生雲氣蓋天蓋地時商山艸堂隨手走筆作懷淨土詩四十八首以報先師一憑諸方扯將糊壁

其第一首云青蓮臺上老金仙接引衆生不論年必也慈悲癡眷屬娑婆博作四禪天後癸未開堂東塔復續成一百八首師命畫自已像手捏數珠無非不忘雲棲因緣也各有全粹行世又雙髻四威儀云山中行上稜噲縛腰爛草繩思量活菜喫石壁採朱藤山中住檀那地茆屋漏無底四壁冷蕭蕭半夜來風兩山中坐虛空破何處覓功夫勛斗打出門天外笑呵呵山中臥將就過着地鋪草窠衲被不遮寒猿啼五更苦又雪偈云諸山俱被我埋沒縱使虛空亦受關夜半日輪當午照不曾畱跡在人間雪霽云雪霽

極述

詩風道名稿

十一

青松流濕烟梅花石壁兩翛然廚房不乞鄰家火熟煮春風劈爛椽師初住雙髻作念曰高峯六年我亦住六年及六年滿石板爲之自鳴合掌竈房火自焚之又念雲棲深藏後出之囑畱戀數年至乙卯師年六十歲構李埽道人與會稽王子安茗溪閱裴卿武林卓笑生諸道侶謀展一坐具地于徑山之東坡池頭卽曩時張無垢馮濟川兩居士與大慧杲禪師盤桓問道處所名不動軒者是也師曳拄杖到山之日鄰僧過慶烏鴉亦隨之鳴立牆頭環繞幾遍其地實占雙徑之勝登最上層千山如指因名千指菴作千

支那

吾風道行碑

七三

指偈云朝夕菴開殺活機門前春色野雲飛亂峰數
出于僧指指點吾家白板扉後于山頂築語風居因
號語風老人從此宗風披拂聲振江南叅徒問道往
來絡繹于雙溪道中者無虛日榜其居云孤雲臥此
中萬山拜其下又云烹煉五湖伶俐衲子活埋四海
惡毒孽龍又云雷霆禪而生焰石火機亦無嗔又徑
山四威儀云山中行脚健草鞋輕踏破了白雲千萬
層山中住間送春秋去鳥不啼花落溪邊樹山中坐
窗亮胡蕉布虎狼歸在我簷前過山中臥困到日頭
午炊粥喫鄰菴去討火又逍遙吟云新茶嫩笋芳草

垂楊徐步山谷鐵石心腸好鳥相喚其音丁當如何
白雲飛滿眠牀山下有田萊麥青黃溪邊有屋烟樹
蒼茫忽來明月池上生光誰爲侍者松杉兩傍橫攔
拄杖擊碎空王正恁麼時日出東方如大火聚今古
文章普天之樂萬歲君皇常敬常仰竹爐生香山泉
自流清聲勿狂金毛獅子哮吼高岡驚走無路妖怪
狐狼一喝兩喝佛祖潛藏無人可伴臨濟家鄉爲衆
生苦地獄天堂精神痛快焯焯煌煌長年受用百結
衣裳續祖慧命伶俐兒郎吾師授受時刻不忘丙辰
冬十一月憇山國師以弘法罹難成曹溪恩赦還東

遊上徑山茶毘達觀大師畱山中禪堂度歲雪師固
峭聳特立與世無偶愍國師雖門庭廣大亦鮮所許
可獨與雪師盤桓契洽爲作千指菴六妙銘改名其
前峯爲麟角峯有羣走奔騰一麟自足惟麟所重在
乎角獨之句自言喻雪之獨師亦頌和六銘其自序
云家住朝陽峯之左東坡池之上紫石峻峻若虎
狼千峯萬峯如遊龍時丁巳歲春日愍山老師過我
喜其風景翛然山光雅致嘆曰此地小小規模大大
眼界因題六景爲六妙銘予復頌和之云愍國師
又爲題雪嶠山主真讚云坐斷雙髻峰捏出秤鎚汁

打破金剛圈咬碎鐵栗棘番凍餓死復生剛博得
些閒氣息不是殺父冤讐爲甚着這死急落得一條
性命却又東拋西擲走向雙徑峰頭不解掃蹤滅跡
露出這形容也是眼中着屑縱饒雪上加霜須知炎
天赫日試看端的橫眉鰲鼻杜鵑聲裏雨如烟東風
吹落花狼籍赤腳蓬頭下翠微相逢誰是真相識臨
別又受師鐵如意而爲之銘後師寄愍國師書云師
老矣信何時出山方得一晤雲水緇素頗多其中不
知有一個半個爲問此事否未法澆漓難得其人信
何日潑皮大膽將十方塵刹國土鎔作一笑拋擲座

下欲師一一還我去住頭緒亦豁作一笑擲之徑山
語風居今朝幸是無事師亦不可將本頭上現成茶
飯打發三家村裏齋公亦不許之乎者也以當生平
云此掃道人追隨雙徑同王芥菴朱白民二公目
擊師與曹溪肉祖憨本師一番大因緣不得不當場
拈出者也已未仲春海昌郭凝之延過放生池掃道
人往會同過白鷗山金粟古剎隨喜故孫吳時康居
國尊者道場也師到山已及暮是日僧來迎者有喜
色亟云午刻集蜂數斗環繞大悲像三週如纓絡盤
旋收之入籠如故物見在以爲師開堂興復之兆遮

畱入方丈越日彭祝吳許諸檀越宰官居士畢集具
啓畱師住錫師亦棲遲彌月衆請說法終若夷然不
屑者頃之卽還千指菴蓋是時天童梵設方弘師遂
攢眉而去正如高峯位下斷崖義公時嗇其用以推
揖于中峯本公也有去金粟詩云適來金粟山何晚
把袂傳燈碑上看樓閣棲遲蜂一斗池塘清澹月千
竿楓殘半落人家掃春老全提僧梵安孤掌浪鳴居
國調龍蛇出沒海狂瀾又題金粟景物十一絕和者
累百人時李九疑先生諱日華者深會法門宗旨與
師有特契是舉實爲倡和之首師旣還山浹歲掃道

人復過徑山同黃介子請師自說行脚備述雙髻以前苦叅悟道行略至移錫雙徑日而止介子筆而傳之從此不出語風居者許久有春日雪霽山居詩云鈍置青林不施功草鞋如虎杖如龍寒流春澗消殘玉抱石松濤落晚風窈啓臥雲山鵲囔池連化日火魚紅老來沒有逃禪典毛穎先生尚未空又秋日山居云石邊覓水到廚房最喜山家物理長鋪舊竹牀伸脚穩刈新茅草枕頭香青桐葉落日初短白荳花開天又涼方外許多癡衲子就中那個不郎當又咏雪云鳥無音律古溪幽草樹生機挂玉旒一鉢澹香

獅子肉滿爐寒焰石人頭從教埋沒閑田地漫說浮沈壓觸髓滄海不隨緣變滅白波千里自悠悠又亂髮吟云亂髮垂垂直到肩白雲如水雨如煙山中一片莓苔石滑到野狐幾萬千又拄杖云拄杖多年不遇人閒閒壁立滿頭塵從敎一擲成龍去千里煙雲攬海春大抵在蒼吟嘯多年絕不襲人牙後慧一字而銜口所出無非西來大意亦無非超格好詩一時老禪和老詞伯總不能出其手拈弄長短千篇賦雪偏多奇特要以自寫本色不假推敲讀其句子者竟不曉其半生不識隻字空蒼絕無本頭也一日下山

往雲棲掃塔哭之以詩云千丈月沉西嶺去微餘燧
白紙窗浮影堂兩竹分枝淚草榻寒烟布葉愁刻漏
已回東土想傳燈虛焰梵村幽家風未易遷題目衣
鉢山中問道流就中衣鉢兩字識者知非草草屬筆
也至甲戌歲爲崇禎七年師住徑山越二十年矣若
上唐祈遠元竝起名弘祖闕裴卿度起名弘復及諸
居士弟子合山大衆集千指菴請師開堂出世師曰
出世作甚麼把手牽他行不得惟人自官乃方親按
牛頭喫草决使不得因舉雲門謁雪峯項上鐵枷何
不脫却話謂出世是大惡業事放我在地獄裏去你

看那個是爲生死的甚麼喚作生死謾神詭鬼有甚
利益直饒截我語風頭去寧作無頭人亦不隨汝等
脚跟轉大衆跪久始去越一日大衆復集進云世尊
三請方說法師曰世尊眼花及至道個止止不須說
早已漏逗不少有甚奇特因全舉雪峯示衆一切法
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之偈向衆云語風也有兩句
一切法無差鵝鴉對老鴉生臺爭飯喫打得亂如麻
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碁子落燈花慚愧西湖保叔
塔六橋烟雨夕陽斜珍重師進室中衆候良久裴卿
曰大師雖未登座說法已竟乙亥歲春日杭州司理

黃海岸名端伯到徑山入千指菴卽問云入泥入水時如何師曰滑殺人岸云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師曰日頭大岸云雪鎔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岸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曰雪老岸禮拜三月初三日海岸同余中丞集生名大成沈水部彥威名棨及吳江諸居士請開堂至韋馱殿曰韋天韋天還記得湖州弁山多寶寺苦告你因緣麼第一陞座師語至此事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海岸出衆問曰如何是個個圓成的事師曰好與三十棒會麼日輪西墜夜月東昇卓拄杖下座第二陞座豎拂子曰見

麼若也見擢瞎汝眼若也不見眼在何處衆問蒼竟師召大眾曰人人衣帶下有此大事各宜照管擊拂子下座第三陞座語次良久曰一槌擊碎珊瑚月大地山河是阿誰僧問蒼竟有進問徑山堂上敲鐘搥鼓驚起座中獅子舞如何是獅子舞師擲花瓶曰花瓶倒地進云請大師再道師洒香灰曰蘇嚕蘇嚕僧禮拜師曳拄杖下座第四陞座師擊拂子曰八十七人在此經過非今日之徑山非一日之徑山也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朝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朶佛殿又懷胎海岸出問云如何

是鐘樓生耳朵師拈生香示之曰會取這個進云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岸禮拜師舉馮山泥壁次與疎山酬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語至馮山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師便道馮山笑裏有刀召大衆曰要見馮山笑裏刀麼呵呵大笑下座第五陞座說法已竟海岸拈香問曰這一枝香供養天下老和尚且道何處得來的師曰無根樹下莫思量千古叢林今日是珍重下座明年丙子春三月師往四明故里了葬母事地與天童逼近密老人因遣十侍者齋書往邀書未啓封致辭者傳有延請天童上堂之語師佛

然怒擲書于地侍者進之究不宥發視越日卽令從者腰包抵雲門留數日渡江還山天童侍者還報密老人笑曰此我師弟故態非一日事矣何怪丁丑春月餘杭衆居士請下山于長明寺上堂示衆有曰若論宗門一事甚爲希有悟此宗者直接西來穿過十方諸佛鼻孔歷代祖師髑髏無奈末法下衰依依稀稀彷彿鼻自稱悟道少有一兩句文字寫得幾個字咬嚼不進的公案無縫罅的語句問他他便解說支吾過去此乃義學之流杜撰長老這些冬瓜瓠子那裏安身立命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云隨復還山時道價隆重檀度響從歲在
已卯余中丞集生躬至徑山語風居啓請同應天錢
京兆元冲名士貴方柱史孩未名震儒方太史坦菴
名拱乾蔡太守明藩名屏周衆宰官及余未也二聞
顧與治夢游衆居士暨翠屏山靜明寺山主等延師
以長至月二十五日到山上堂陞座曰半夜月明時
正好相隨漁父過瀟湘業風吹入靜明寺未免拈香
祝帝王拈香說法竟集生問云大師今日還有奇特
事也無師曰有進云如何是奇特事師曰案山高似
主山進云謝師荅話師曰於你三十棒集禮拜僧出

問荅竟師下座入方丈指門曰方方圓圓恰好恰好
在寺經年遍遊白下名山諸勝各有詩作翠屏山五
景詩各三律自序云余自己卯仲冬住金陵翠屏山
寺山靈懷抱而風景雅致中有怪石長松池塘畎畝
道人之樂豈如是而已供眼遊山則不無此景也曰
翠屏山曰烏龍峰曰玉花泉曰石鴈池曰狀元峰名
山之下可無詩乎老人呵凍敲烟題之五景以曉山
林之勝云相與盤桓殷至者爲何相國芝岳方太史
坦菴而集生明藩尤契一日芝岳訪道畧及宗門話
頭師正色下鉗錘語岳面熱不能堪孩未遽曰相公

莫被黑風飄墮岳乃解頤師曰死馬醫作麼明年庚辰前正月初一日石布衲余集生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拈香曰今歲忻逢也大奇春風兩度上梅枝拈香祝聖無多句國祚遐昌萬壽期拈香竟卽陞座石布衲出禮拜云今年春王兩正月元下起元恰值徑山大師七十初度行化京都弟子裕有新年頭佛法一句不免對大眾拈出今大師拈的是雲門香據俗眼觀來盡道是雲門一宗滅了也千年桃核忽抽枝自解開花還結子何不卽今成禪一夥雲門兒孫得以接續將來師舉拂子提唱雲門來歷千言末後云五

宗各自有師承不見古人只下得一語祥菴主便合掌云雲門兒孫猶在豈徒然哉衲云卽今雲門宗那個是光前絕後的人師曰恰遇老僧拄杖不在衲云大師拄杖分付何人師曰有瞎漢在衲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師曰何不領話衲便禮拜歸衆有一僧擬出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掃道人所見大師平昔拈提雲門宗旨特向靜明會上和盤托出試取語錄全篇備詳顛末語句只謂雲門宗旨足蓋五宗師承未嘗以雲門宗三字作師承實法會抹煞龍池并抹煞雲棲使前言後句自作

概述
高麗道行傳
三
矛盾也就此不許石布衲成禪雲門見孫一時早已
葉落歸根矣大師一生只怕魔昧後昆專提正法眼
藏豈有他意哉亦豈宥以佛法當人情哉閏正月初
一日濟生菴監院我空同大衆祝壽請上堂陞座曰
諦觀辛未年前事徹夜思量淚不乾雖然父母未是
親誰是最親者祖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豎拂子召
大衆曰還見老人手中拂子麼還聞拂子說法麼既
不見不聞汝等尋常所用六根俱成虛妄以何爲主
不見華嚴經云剎說塵說熾然說無間歇且道何人
得聞拂子得聞何人得見拂子得見是何章句諦聽

諦聽高聲曰紮得髻根牢便休一朝何用兩梳頭大
底還他肌骨好不捺脂粉也風流卓拄杖下座二月
初十日大師壽誕余集生黃海岸薛更生余子揚吳
備三衆居士請上堂師就座海岸拈香問荅竟師曰
若論第一義諸代祖師到不得十方諸佛會不得不
見古人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今日老僧還到
得也無自代云太遠在七十年從何處來浙江山水
亦悠哉喜逢海岸今朝至眼上眉毛不用猜諸仁者
既是恁麼現成爲甚麼搆他不得只爲你因循五欲
沉溺生死不得自在你若猛着精彩坐斷十方那裏

見有世數短長千歲百歲來石布衲出問今日靜明
來日開先畢竟爲甚麼事師曰來爲靜明來去爲開
先去問荅竟乃擊拂子云今日開舖全無主顧收拾
下堂閉門打坐便下座作詩畱別石布衲云不將征
事付蠡湖先著鴻書上病夫匡嶺藍輿添別緒白門
烟棹豈言辜江聲遙接金輪影雲氣初開五老圖他
日春風扣籬落玉花依舊到山廚是歲三月應請入
匡廬大師于江行途中紀事云己卯冬十月初三日
下徑山至十七日到白門寓馴象門外蜚菴余集生
居士靜室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寓靜明寺進山二十

里許庚辰二月十一日出山住有一百五日十二日
在蜚菴與海岸同齋十三日到上清河船上看海岸
話別子十六日上船十八日解纜江水參差帆溼不
能行耽閣蝴蝶山有詩三十日到小姑山泊船其山
如指秀拔可仰石面貼波有浮遊之意石罅中有佛
閣僧寮森森樹木出入以舟爲路凡船隻過往者乞
錢米爲供日之費猶如江水發一漚泡噫不識此中
人在漚泡中如何過日有詩三月初一日送東北風
帆如劈箭至半途有大姑山一名鞞山有詩其日舟
行二百里許到南康彭蠡門初二日進匡山開先寺

撰述
三
大雨此師從出徑山入匡山越歲自記語也初四日
掛鐘板合山大衆及衆居士請上堂陞座喝一喝云
雲門宗旨絕商量函蓋乾坤不覆藏觸着頂門便顛
厥棒頭指出好兒郎吳淦上黃海岸居士等書來徑
山請三度五度無奈他何捉猪上橈不得已應個時
節諸人應自思惟六根門頭縱橫妙用不可耽着五
欲遷延歲月增長無明眼光落地打發不去今日老
人到此急急料理衣帶下事他日黑面老爺捉將去
佛也救你不得卓拄杖下座三月十九日住開先十
笏山齋方丈拈管適意云白雲旣去頂露青山竹底

涼風安能及無草茅之頂相有時扶杖出門招隱橋
趺跌而歌綠樹桐花進茶盃而到口忽來黃鳥枝頭
三三兩兩樹下噴雪狂流逐疎烟而不定爛頭亭子
斷臂觀音此山門標榜古宿之龜鑑也長松傍立若
迎若待于海上橫行衲子平石坦然可賓可主惟月
下高眠自得倦人天氣炎蒸火傘人間獨我山林風
疎雨竹巖阿有硯一方有紙千堆可供老年消遣白
日痛責枕頭昨夜夢裏又歸雙徑東坡池上語風居
侍者寮與子孫輩哆哆啾啾看御愛峰指點峰頭愁
山老師云小小規模大大眼界越日往五乳峰掃愁

國師塔後作廬山面目云中叢林若干五乳院憨
老師復建居僧五十餘有靜室一千五百各得其地
深藏幽寂松竹所圍泉石受用無不樂懷修其道本
然而艱苦異常不可勝言也時嘉興黃闍齋名承吳
者爲九江道以問道通書往來適有伐佛手崖松木
燒炭事師特作書述 太祖御碑禁語又言山中僧
人願贖竹木以蔭匡山闍爲給示禁止山賴以安五
月初一日吉安郭首龍居士請上堂師陞座曰一字
相聞初利天廬山荒寺在開先喜逢他日成金殿萬
指同叅來復禪棗柏大士云自他不隔毫端始終不

離當念因舉白雲祥禪師椅子鞵袋公案曰這僧旣
會椅子又不識鞵袋宗師家手出不得卓拄杖下座
六月初四日新建齋堂監院請上堂師陞座喝一喝
曰亘古開先風景異比山何似紫架柴無言童子分
明說那個男兒先到家復喝曰諸人還見麼爲開先
重興祖席今朝隨喜慶賀擔個甚麼東西來乾屎橛
倒一說二事奉與諸人咬嚼百千雲水飡香飯盡是
解粘去縛人珍重下座六月十四日覺休李居士請
上堂師陞座拈香白椎竟乃曰今日順天李居士發
菩提心已久到處叅訪經歷程途不得因緣耽閣至

今遇老人懇求出家號覺休覺者覺一切煩惱生死
根本了達自性圓明通天徹地無彼此相無優劣想
故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蠢動含靈皆入平
等菩提道場不變初心永爲法門道種下座七月初
九日黃吏部海岸端伯起名弘調同李揮使覺休二
居士祝髮請上堂師陞座卓拄杖喝一喝曰萬樹秋
風入院賒綠袍換得紫袈裟若干頭腦一刀盡性海
澄清不浪花拈香白椎竟踞坐曰老人今日爲新城
黃海岸發心出家非一日兩日夙植德本般若正因
入我法門鬚髮自落作大比丘這事舉示人不得如

人飲水冷煖自知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因舉丹霞捧
水跪前石頭卽與剃落丹霞到馬祖處入禪堂騎聖
僧項因緣海岸出問云騎却獅子項時如何師曰看
尾巴進云如何是出家事師喝一喝進云如何是到
家事師曰非汝境界進云大師會到此境界麼師以
拂子打一圓相岸禮拜云明眼人難瞞師曰珍重下
座八月初一日薦覺休上堂師陞座海岸出問生從
何來死從何去師曰向這裏會取進云死中得活時
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岸禮拜師乃云嗟乎痛哉覺休
纔見披荆今日又見薦亡生死路長人欲苦回頭便

是涅槃山覺休此去歸何處竹色秋聲月掩關大衆無常迅速刹那異世豈得不怕隨業動流無可據秋風依舊掩門時下座一日師遊金輪峰回大衆請上堂師喝曰遊罷金輪峰歸來招隱坐大凡一切事體須得親到方知端的向南向北若不親到一回接耳聽來未免殺訛兼之疑情不解金輪峰昔來耶舍尊者自西域持佛舍利造塔其頂常放寶光老人昨日去彼禮塔今日方回不會動着一步諸仁者還見老人去來麼若見老人出入卽是諸人鬼窟裏活計何曾得見老人良久曰樹頭黃葉盡應見遠山青珍重

下座十一月初一日結制上堂師陞座喝一喝曰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獅子遊行不問程今日結制此乃古來舊規不許交頭接耳不許亂走一步又不許作默照邪禪亦不得在鬼窟裏作活計只有本叅一個話頭切要明白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金鐵卽不問如何是丹師曰大展坐具看進云至理如何師曰好似念經一般卓拄杖下座示衆結制偈云莫道進堂好進堂生死拘半夜不得眠昏散和衣倒雙眼撐不開板響生煩惱若是

其中人晝叅夜無飽板聲入耳門祖佛俱了了十五日上堂師陞座維那白椎竟師呵呵大笑如雷曰這一笑笑破諸佛鼻孔虛空百雜碎老僧今日頭痛不得爲你說且舉古人現成公案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作麼生會鶻鳩樹頭鳴意在麻畝裏好與三十拄杖喝一喝舉雲門一念不起須彌山公案問還有會的麼出來若不會老僧爲你頌破一念不起須彌山青天白日鬼門關黃鶴樓前鸚鵡岸白蘋紅蓼血班班久立珍重便下座十八日吉安蕭次公居士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白椎竟良久曰我堂中大衆

懵懵董董過日子有甚好也須着些筋骨看是個甚麼道理不要蹉過這樣道心檀越天色溫暖寒有火向饑有飯喫莫看作容易當生慚愧始得久立珍重下座臘月八日說戒大衆請上堂師陞座說戒義戒性竟曰菩薩子五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諸佛成道都打這裏過離不得五戒根本根本若虛求菩薩戒皆爲枉然自今受戒之後姪殺盜妄永不犯成就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知見香十方諸佛所遺到今日各自已守護大衆禮拜師下座歸方丈楚中透菴鄧居士棄家至開先結制臘月十六日請上堂

師至座前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喝一喝陞座維那白推竟唯一出問云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且緩緩一云請更道師便喝一轉身對透云今日上堂特特爲居士聞居士有些見識古人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選佛場且置如何是心空及第速道速道透以袖左拂一云未在透以袖右拂復座前禮拜大師師笑曰多得的一遂出去師乃曰這位漢陽鄧透菴居士看華嚴經至毘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得無數三昧向這裏打失特來開先見老人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喝一喝曰這個事原非兒戲如今世間

多是絡絡索索有許多葛藤瞞騙龍天似有所得問他得個甚麼開先這裏則不然比山當面來白拂隨手轉下座十七日西林一如禪人請上堂師陞座喝一喝曰今日恁麼明日不恁麼來去去上上下下有甚麼要緊有耳不聞圓頓教有眼不見舍那身可憐生其中有大根器者決不向這裏耽閣過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辛巳元旦大衆請上堂師至座前云昨夜鐵牛生獅子今朝滿地是光輝喝一喝陞座云莫謂古人無奇特今人奇特勝前人因舉天目斷崖大地山河一片雪之偈逐句下註脚竟喝一喝曰到

這裏容註脚不得爲甚如此這點雪從那裏來今爲
新正月初一人人脚跟下大須仔細如紅爐上點雪相
似好則好矣美則美何方不可是歸期只爲路窮山
更杳可憐墮落作奴兒珍重下座正月初六日解制
請上堂師至座前云開合有時人情大體喝一喝陞
座曰結制何如解制奇春風南北各棲遲村中乞食
無些子一片饑腸一首詩六十五日前從何處來六
十五日後從何處去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正當六十
五日內在此中作麼若有相應者出來舉似老人爲
汝證明如無窶絆娑訶今日打開布袋一任諸人東

拋西擲橫行海內假如撞着黑面老爺切莫道開先
解制來大師孤情絕照不可一世卽出世大緣實悶
然而起不得已而後應在開先時有楚中李太宰夢
白名長庚者通書敘京師見幻有和尚機緣堅請住
九峯祖庭師不許復以書云近今末法衰替要個真
叅實悟的人萬中無一此事大不容易達磨云行解
相應是名曰祖而今人不論意識卜度生死結根縱
得十分相似皮毛而已便向人前亂做宗門掃地或
豎指或喝或云和尚何不領話或打○相或拂袖便
行或女人拜此等皆是滅胡種之魔子也可悲可痛

朽到開先原非本意毒狠黃元公三回五次還他一點道心結制一期混俗塵世太宰果欲上山早幾日作盤桓了生死債可也蕭太史伯玉各士璋同李梅公問道師書有云居士江西道人也佛法中大檀越樹蔭覆苾芻我來開先上堂小叅出不得已遣日子豈有出世念而到匡山做人不辜黃元公一片苦心爲法門耳金太史正希各聲入山訊求法語師開示云直饒文殊普賢快口利辭與麼不與麼與那事毫沒交涉畢竟要辦冰冷心肝和前所知所覺道理無道理乃至世諦習氣一齊掃却掃不去拚命掃忽然

掃破釋迦頂相諸佛祖師鼻孔一時穿却快哉伯林吳居士進堂結制一月便覺心地清楚信有此事雖與道遠宥如此朝夕做去自然有倒斷日子古人云但辦宥心必不相賺大師到開先專爲黃元公出世一番竒特因緣相與高流名衲往還雖衆其眉毛廝結如從上諸公以佛法相見者亦不數數惟與圓通方丈浪杖人書云十七日煩公過開先設齋大眾甚渴感謝之至老人卽欲到圓通一談奈近日幻軀覺有不快諒遲遲秋涼過一晤以誅曲直匡山一家無分彼此矣笑笑初示海岸祝髮云瓶錫家風話有年

今朝自喜以相便海門擊出千輪月廊廟誰談少一
員竿木不妨逢敵者林泉聊許放魚筌宰官二字雖
然隱長老之名天下傳旣祝髮令爲知賓鉗錐逼揆
靡不至海岸竟先出山作閩行師有示海岸調侍者
出山二首云方袍纔放剪解帶又思鄉樂事忘清節
苦心聞戒香青山夙有約冷月愈生光應念時衰落
家風同雪霜出山九月時寒絮薄如詩孤影隨江遠
雙眉何日期了心無可寄鼓念有多岐一夜初聞雁
梅花已較遲又作辭院歌四百餘言中有此來扮出
不成套恨殺新城黃元公將就安身一年已償債開

先作短工之句以辛巳正月十五日出山大衆苦留
許以九月復來適有達道和公久侍大師因令守開
先方丈而示以偈云大雪漫漫出院期秋風九月復
來時不須頻望山頭雁我自思歸結制時二月初一
日過江州地方見任別駕陳司理嚴德化令劉彭澤
令謝德安令徐衆居士等爲太守君平張公祈嗣請
師于能仁寺上堂師至座前執疏云今日公案不必
問如何若何遂過疏云以此爲驗維那宣畢師一喝
陞座維那白椎師隨聲一喝曰全體恁麼去全體恁
麼來阿刺刺阿刺刺一語相投善法堂百千天子施

禎祥山河永固田蠶熟處處笙歌樂帝鄉因說祈嗣
因緣竟大中書記出問大師今日舉揚世諦佛法如
何得一槌兩當去師曰你道釋迦牟尼佛在甚麼處
進云恁麼則石筍抽條千萬枝也師曰不爲分外進
云只如子歸就父又作麼生師曰特地一場歡中禮
拜云團圓共說無生話師一喝中歸位有居士出問
只如張公祖多男之屬當生幾子師曰兩個進云父
母未生前通個消息師曰會取進云生下又如何師
曰惡水驀頭澆土禮拜師曰珍重下座江行道中師
筆記云開先寺南唐李中主開山屈指十六位尊者

上堂說法暹道者等崇禎庚辰三月徑山入此保社
卓錫一載有語錄梅花百詠落花三十韻山居詩若
于弟子范起叔輩刻流通其山居之一云未到匡廬
先有詩山林誰敢話多奇春三葉嫩黃花笑秋九楓
殘白雨悲淋出巖頭如雪卷狂依樹底若雷推塔峰
遙接故人至七十獅翁作住持大師應請所至筆舌
狼藉收拾乏人是以詮次爲難獨開先一會歲時顛
末迄今未散則有獅聲珠偃風葉等着意記錄之功
也師擬還徑山道經白下余公集生及范大司馬質
公名景文者復以祇陀林相邀提唱休夏者久之時

撰述
有高氏兄弟起名弘曦弘曠及湯元衡居士起名教
新者爲皈信檀施之翹楚師是以低徊白下至秋九
月始還徑山過構李晤埽道人一見卽曰此番上山
須築語風生塔院好爲我作募疏埽留師住城東築
山龍樹壇中師出自作一疏見示疏意擬于高峰獅
子巖用缸合而外灰石透地三尺作室覆之偈曰諸
方大人各出隻手助我山中肉身之塔七十一歲古
希出格先辦後易他年快活雖有子孫不若親置堂
堂三界巍巍五峰塔在其上額曰語風後書辛巳四
月十九日某疏討着筆時尚寓祇陀林也又擬製一

龕作封龕偈云須彌頂上鐵爲龕內有空王月一函
不解秋光淨如練佛來相見也垂簾埽如命作疏書
之卷頭募得百鎰遂從瓶窰擇二大缸舁之語風居
因料理塔院事至壬午秋月下山抵雲門以別因却
請仍還千指度歲除夕有詩二首搖搖松杪逗春風
送臘爐香一歲終空響鷲毛翻白羽寒封雞舌閣林
中將爲暮色分先後誰道光別有公老我一身渾
是膽何須剪髮學兒童殘更春雨話寒暄臘盡明朝
拜聖恩風雪替零歸客暮松杉錯落斷人言誰聞爆
竹鳴山谷我亦題詩曉寺門知得循環顛倒者眼前

拈法付兒孫癸未春正月天童法屬費木諸公走侍者上山啓致封塔之請師遂卓拄杖往四明二月十一日上天童和尚供進云昔日南嶽讓禪師曰道一
去一向不見持個信來着一僧去見他上堂出云作麼其僧如法出衆云作麼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今日天童這裏作麼生君子千里同風某辦一箸菜飯供養師兄雖然無鹽醬且喜滋味
官馨香禮拜而退舉天童和尚龕喝一喝云癸未二月十有三日南山卜得一穴最吉祥地修捨精藍人天大衆請師兄到彼安樂受用自在逍遙惟願天童

香火綿綿德風遠播相繼祖燈如帝珠聯絡不絕法界衆生俱爲瞻仰法駕蚤臨不必躊躕復曰起封天童和尚塔進云稽首大哉俊哉我師兄密雲和尚未法時拈出威音那邊鼻孔捏根拄杖把住天下人舌根打人打得血淋淋地海沸山騰乾坤黑暗猶是不肖住手復起臨濟之宗非吾兄而誰今日退身三步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且藏身更說一偈坐空千
界月諸佛汝同猜鑿破青山面將身就活理復云封十五日天童景德寺諸檀越同大衆請上堂師陞座呵呵大笑喝一喝云笑個甚麼笑那無舌人善能解

語復喝云不必打葛藤拈香畢遂斂衣就座曰若論此事盡大地拈來在老人一毛孔中着不滿諸佛心印不從人得既不從人得難道從牆壁瓦礫得既不從牆壁瓦礫得難道從地水火風四大五蘊喜怒哀樂而得豁開自己正眼炤天炤地始知不從人得如啞子喫苦瓜向人道不得遂鼓兩臂作獅子奮迅勢云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喝一喝下座二十日鄞邑陸敬身居士等同大眾請師光溪天王寺上堂師陞座喝一喝曰斬開碧落百花新扶起山門兩位人古殿雖殘雲不老燈傳白月夜精神四明鄞邑乃老朽故

土爲送天童和尚入塔得得過錢塘江城中縉紳居士留住數日此乃鄉情眷眷陸長者發菩提心就此天王古刹請老人陞座舉揚大事因緣知人人脚跟下有此一段光明諸仁者莫錯用心是誰着衣喫飯送客迎賓不必東語西話生從何來死從何往喝一喝下座挽天童和尚詩云同出龍池入路長吳興分袂過錢塘多年挂錫玲瓏石今已藏身寂寞鄉雲面揭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離離一片苦心事且道何人在影堂題天童和尚像十則之一云多年不學老胡禪且喜今朝日勝年天大事來同涕唾艸鞋

不值半文錢師兄坐得好我亦徑山眠別天童還雙
徑作云塔豐事訖且抽身曉嶂重重接遠邨飄影葉
乾風拭露點衣寒翠日初新泉鳴沙澗遊山客天指
肩輿過嶺人獨抱苦心帶歸去雙眉欲解在三春立
夏前一日進雲門道中云舟行兩岸春山老不見漁
郎捉艸魚嫩綠樹邊橋接鷺初黃麥上燕窺畚將爲
暮色登新殿自許今朝與物疎聊把舊情須短臘高
談宇宙一荒廬因至外雲門顯聖寺時三宜孟公爲
本寺堂頭洞上湛和尚法嗣也迎入方丈宜公拜延
上堂力爲法門大事因緣特特躬親白槌請師辦香

拈出師因登座拈香有昔年三登禹門皆有機緣此
乃嫡親嫡故無敢違者今日人天衆前撥轉船頭順
風把舵之語自此天童徑山葛藤截斷矣自此天童
去龍池來矣自此還山不半月曳拄杖走荆溪掃幻
有和尚塔拈幻有和尚香把陳年茗帚柄結宿世冤
家案矣是役也岌岌乎殆哉天童諸公借此以勘語
風語風亦借此以自勘苟非大出手眼擺壞鎖韁遊
行自在幾何不墮隄落壘哉個中消息因緣語風向
掃道人數數道破今日不言誰當言者老人炯炯孤
明肖靦面作誑語哉掃道人還復自笑一生何幸得

逢此兩大老冷眼旁觀一打殺天下人一罵殺天下人畢竟打有棒棒有眼眼有筋罵有喝喝有舌舌有骨天童徑山同出母胎的的是威音王以前難兄難弟歷恒沙劫效顰不得者也師以崇禎十六年癸未夏四月之二十有六日至龍池掃塔年七十有三歲矣時萬如微公爲龍池堂頭天童法嗣也率大衆出山迎入師掃塔跪祝云今日有此宗風乃梁朝達磨大師過我東震旦國相傳至六祖以下列爲五宗各立門庭以應達磨大師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識而今法眼尚在高麗爲仰杳無音信曹洞雲門依

稀有人唯有臨濟一宗沿流不止至我笑巖師翁師翁付先師幻有和尚今日塔前唯有徑山一人是師嫡子特具薄供分付主山神主地神主林神主空神等護持我先師全身法塔如今大明國內愚癡者甚多見性者甚少惟願先師常寂光中加被衆生遠紹教外別傳之旨不負達磨大師笑巖師翁以此敬爲人天供養越二日荆溪吳九敘居士等同禹門大衆請師上堂師至座前喝一喝便陞座曰抱暑進山所爲何事多年不到龍池今日特來掃塔薰風自南來殿前生微涼倦來困一覺何必好眠牀拈香竟就座

曰佛法正是衰替時節各宜努力以求出世人人理
沒多生今朝若不透徹何時解脫因舉南嶽叅六祖
說似一物卽不中機緣云這個一物卽不中便是
六祖大師本來無一物合轍之語所以祖祖相傳佛
佛授受與達磨大師正法眼藏合文合節若有一言
半字差異卽同魔外何爲臨濟正宗也卓拄杖下座
龍池掃塔詩云銅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師
當戶娑羅空腹樹迎堦芳艸昔人脣追思滴血曾畱
偈會寫傳燈嗣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頓流源千載繼
孫兒寓南嶽寺度夏詩云相憐邁骨初爲客舉動不

如山裏時南嶽風高山近月芙蓉秋老夜看枝食牛
膽氣腥猶在跨虎雄心早斷思憶子未疑奇特事獨
餘數尺洗腸池瀕出荆溪時三一道人吳永功九敘
氏以語錄全帙呈大師師曰恐無眼秃兵作是非會
姑逸之俟我涅槃後刻可也時掃道人與黃給事閻
齋曹侍御石倉朱太守蔡石謀延師開法禾城東塔
屬侍遠羽培走荆溪致公啓以請師荅書云自小持
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此乃趙州老漢尊貴宗
門之語從上來無一人知伊脚跟着落處朽樵道行
脚尚不見踏破一緇艸鞋忽爾一日知非直向孤峰

絕頂巉巖水邊盤結艸菴獨行獨坐冷煖自知折脚
錯邊得些子消息只可自受用前月徑山出嶺到荆
溪掃幻有先師法塔不意相逢宜邑幾多在道居士
苦留南嶽度夏盤桓有日今復思歸高眠竹枕嘉興
者借路經過何敢望東塔廟清涼老師足蹟也切思
人命懸絲剎那異世况朽無味于宗門何宗門之有
我衆位居士欲老朽挂榜出賣死貓頭决不敢領命
只隨喜數日以通方情時埽道人附絕句邀之師次
韻荅云老身扶杖肩頭痛有水不能擔出山一任諸
人齊叫渴活埋烟雨草亭灣埽道人再以絕句附監

院邀之師乃許赴再次韻荅云秋風桂子點亭臺香
雨淋漓不屬裁昨夜月中親手折十分光彩自東來
以八月初八日到東塔入方丈十五日曹石倉朱葵
石汪爾陶諸宰官王季延嚴轅轅李珂雪丁元公孫
培菴吳水原朱子藻子葆子容孫起伯諸居士埽道
人同弟閻仲矩戈文及合山大衆等請上堂師陞座
云東塔寺前問水神相逢盡作帝鄉人故園田地如
何會一喝分明介主賓拈香白椎竟師就座舉仰山
問洪恩如何得見佛性義洪恩與說獼猴睡着猩猩
相見公案云若無仰山後語幾乎獼猴個個無尾巴

諸人要見佛性義麼漁船上有楫樅堆頭有下座中秋日埽道人延師于東塔之右藥山佛仔草堂中坐月師卽席爲詩云望月林間坐石牀寒侵衣帶未經霜吟心何待梧桐老烟水欲期楊柳黃玉魄空飛流夕影浮圖遠插到山堂此來爲採峰頭藥誰弄中秋曲水觴至明日復依原韻續成四首緇白步韻者丁元公等累百有彙帙梓行者題曰藥山月籟是月廿九日埽道人生日親友衆居士爲設齋請師上堂陞座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今日老人于此下個註脚

佛身充滿於法界到不得者裏普現一切羣生前太勞勞生隨緣赴感靡不周還見麼而恒處此菩提座掀翻他窠臼有明眼者出來簡點看僧出問如何是向上一乘師曰塔尖峰頂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幡竿動也意旨如何師曰地藏菩薩又僧出問擊碎東塔踏翻太湖且道此人具甚麼手眼師舉如意示之進云抛却德山棒放下臨濟喝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到得這裏麼下座九月初八日雲間徐序東居士薦母同大衆請上堂師陞座曰古人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父母旣非我親

畢竟誰是至親有伶俐衲僧出來道看一僧纔出師
便喝珍重下座十月初一日結制請上堂師陞座拈
香竟師曰結制無有他爲切念生死大事到此禪堂
不得東語西話不得亂想胡思一心正念提起話頭
看個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我本來面目若不苦心參
究受他施主供養滴水難消切須仔細下座臘八日
暮曹石倉設齋同埽道人及衆居士合山大衆請師
方丈小叅說行脚師陞座大喝一聲曰苦哉苦哉遂
涕泗交下襟袖爲之濕透良久備言在家出家種種
艱難辛苦叅方得道因緣堂中聞者動色多有泣下

者秉燭更餘下座始散大抵與徑山語風居所說二
會無異語在徑山錄中甲申元旦埽道人同石倉蔡
石珂雪爾陶季延輾轆子葆子容範臣水原高寓公
魯孔孫程范卿諸宰官居士率子吉彭暨合山大衆
請上堂師陞座曰且道新年頭佛法如何舉揚村村
蠶麥熟處處稻花香拈香竟忽聞爆竹聲隨云爆竹
一聲天地老塔前無處不光輝卽此是法卽此是道
大衆久立珍重下座正月初八日解制陸登之設齋
同諸宰官居士請上堂師陞座曰結制解制爲個甚
麼祇爲當人脚跟下一段大事不明如大火聚不得

清涼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一期過了堂中不見一個半個雖然且
喜太平良久云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
問伊你更是阿誰我是人間白拈賊遂喝一喝曰十
字街頭撞着馬相公與你索飯錢你作麼生祇對衆
無語師曰老人與你代一轉語春風日日到園林夜
夜面南看北斗時黃海岸從家中來已入任籍樣舟
東塔方丈溪邊冠巾問道者三日夜而行師亦隨曳
拄杖返徑山矣瀕行朱公蔡石走送索題夢石譜師
爲題云玄黃宇宙不可摸眼耳鼻舌要能知吾有居

士最靈異翛然不滯雲水機夜深獨臥鴛湖閣神人
出沒不可思千古萬古性一真劍鏗雖利難割水化
石且教遺在夢天明小樓紅日起蓋師往還朝夕指
示語也東塔一期馥生監院檀度全集江南法會之
盛近所未有餘施作徑山合山齋而還二月末師至
千指叅徒日衆菴無容足處有內監出家名大徹者
慕師道望到山飯依久之見大殿方丈主僧不足爲
徑山重而路藩以國亂適馭武林崇信佛法監徹因
奏請依大慧禪師被旨住持例不由地方檀越敦請
驟破規格大駭觀聞八月屆期藩使者特以扁額齋

供隆禮來迎入院而羣不逞者竟入鬪爭堅固劫中師爾時方嘯傲巖頭無意登座亦絕不曉聚訟來緣一瓢下山復來攜李驀然與埽道人相見呵呵大笑埽道人問侍者乃知其槩亦笑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今別成一番奇特曲調徑山開堂說法竟矣然雖如是令旨不行國事從此可知矣仍留師住藥山龍樹壇中往來托宿吳水原居士齋頭者久之雲間徐孝廉序東游承起名弘晝者前數來東塔與師機緣不淺此日專啓來迎埽道人時膺再召不得已赴金陵相與一笑別去師至雲間與單進士狷菴恂起名

弘尚者同衆居士延入超果寺時乙酉三月十有七日也監院知一靜主紹源并合山大衆暨合郡檀護請祝聖上堂師拈香白稚竟師曰暮春三月好風光盡見遊心白面郎國界無虞今日定夜深皓月照長廊豎拂子云卽此用離此用復震成一喝云此是馬祖陳爛公案不勞拈出今日打些新鮮葛藤與大衆結緣會麼若論佛法三世諸佛無下口處歷代祖師結舌有分何以故法如是故祖佛出世蓋爲一切衆生沉淪苦海墮落五欲所以開方便門接引愚癡咄言多去道轉遠還有問話者麼僧出問如何是大師

方便門師以拂子畫一畫曰會麼太平日月光天德
一統山河壯帝居師卓拄杖下座金澤頤浩寺監院
一輪同宋存植徐洵承李莊徐復曾陸慶雍衆居士
及弟子教忻教守教果等三日三請上堂第一日上
堂師臨座云七十五年何處來燈籠生脚上天台癡
人知道我來處三月菜花歷路開老人于甲申八月
被業風吹入雲間今日蒙請登此法座說些閒談說
話拈香竟乃舉圓悟叅五祖小豔詩公案復舉臨濟
離家舍不離家舍公案下註脚着語竟未舉華嚴偈
云毘盧遮那佛願力週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

輪今日盧舍那佛在徑山拂子頭上轉大法輪大衆
還聞麼還見麼良久云既不見不聞何人得聞牆壁
瓦礫得聞牆壁瓦礫說法何人得聞徑山拂子得聞
聞的事作麼生師曰如是我聞大衆久立珍重下座
第二日上堂陞座曰乘言者喪滯句者迷古人已道
破了也何故要你向自性三昧海中狂波闊浪裏轉
身吐氣始有說話分更須向深雲窮谷養得純純熟
熟方可出來人天衆前舉揚個事光耀祖庭瞻之仰
之庶不辜負達磨大師西來一番辛苦若也不然只
是個蝦蟆田雞亂跳亂叫成得個甚麼邊事乃呵呵

大笑復曰笑個甚麼笑那吳山端獅子見弄獅子得
悟後有老僧譏他故說偈云鄉裏獅子鄉裏弄眼睛
鼻頭一齊動假饒弄到帝王前也是一場乾打哄有
時上堂云佛法無可得說不如打個觔斗便下座徑
山今日在頤浩上堂也沒有獅子弄也不打觔斗說
些平實話接物利生且道如何是接物利生句擗參
須實參悟須實悟有僧出禮拜擬問師便打云待你
開口成得個甚麼卓拄杖下座第三日上堂陞座曰
今日登此寶座爲那本鎮居士設齋供養老人說些
佛法普利衆生諸仁者莫瞌睡惺惺着眼前山林池

沼無非是你故宅只爲離鄉太久所以不得受用良
久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原無
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卓拄杖云離中虛坎中滿下座
明日洵承居士等請茶話師曰真個難得的也是希
有事頤浩寺裏三日三上堂是爲希有是爲難得諸
方聞之也不知是佛法也不知是世法因論參禪學
佛非是等閒痛切五百餘言末舉黃檗云不道無禪
只是無師應在今日矣良久云適纔老人這些說話
若論世法則不無若論佛法遠之遠矣師去雲間過

抱香菴有請開示者師與偈云啼破春風血未乾月
明枝上漏聲殘誰家猶自貪歌舞散歌停魂夢難
叅埽叅此偈恰寓亂離鼎革之象佛緣實世緣也四
月上徑山歷五六月間山中北虎南狼禪寮蹂躪無
寧砵師遂遁跡于山後火龍頂荒菴中者匝月一日
數兵丁逐一僧至菴縛之將加刃師力勸之并師就
縛忽一頭目至叱曰此地不可縛人親解師縛并釋
縛僧以刀斫菴門者三而去師仍豪眺風巖作開示
侍者語云百日內外變狀萬千如夢如幻縱得心地
道理明白者未免有些子介帶吾謂娑婆世界是個

銀汞法聚得成團忽從罅縫處流去若欲不流無
縫始得銀汞乃流動性難可把捉銀汞虛明能藥能
毒今人先不知何者是汞何者是罅嗟嗟銀汞流去
不遠既不知所從來因地去何會得知着落處所杳
杳冥冥晝夜愁腸心生懊惱何時還我昔日之歡娛
去我今日之心垢且人從有漏中來原從有漏中去
理固然也佛云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如春在花紅白
暫時耳天也風霜雷電忽有忽無人命無常忽生忽
死豈有根而不壞者虛空神告其人曰汝之命根在
我命根裏其人快活歡喜不已我之命根與虛空同

壽虛空神咄曰癡人我性本空何法與汝同壽癡人復告空神曰既不與我同壽我之命根還在那裏空神曰汝若欲知命根着落當自究竟未出母胎前一着此乃諸佛護念衆生之命根也汝當學多生習氣昏墜罪業深固力欲拔之無處下手奈何下手處甚有但不肖信何以故福深德遠業性漸輕般若漸近好事多做看肉身原同敗壞之物無可繫戀宜子光明忽然而現埽道人得大師此法語真蹟自識乙酉夏日徑山火龍頂書還念此恁麼時作恁麼話若非命根實斷生死真空不能道隻字也想見當日將頭

臨白刃一似斬春風氣象任他天地反覆龍蛇起陸徑山這裏只是說法如雷放光動地一時惟拂子得聞惟埽道人得聞還念平日上堂法語都是如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也師復戲書硯畧云九月化去果以是月雲門僧鏡可來延師從兵戈中渡江而往猶在魯藩爰立時也雲門故得道地師每睠懷及之天龍扈從緇白奔轅遂得從離亂中法幢復建振力激揚春日進雲門詩云雲抱千山新木葉鳥鳴一徑落花枝雛猿覓石翻松子老鶴銜烟綴紫芝淺澗吹流峰有月石橋送影候多時古規梵剎呈君看拄杖擔

來未稱奇至上堂拈香竟就座曰雲門有一奇特
事從曠大劫來無人動着今日分明舉似大眾良久
云忘却了也曳拄杖下座師于雲門掩關者久之守
關者荆門禪人也合山大衆及諸檀護以結制有期
請爲出關上堂師陞座曰春秋三度掩柴關無事於
心不放閒今日聊通一線道踏開烟水入深山旣是
出關合該逍遙山水于石橋啜茗焚香于溪閣爲什
麼又要入山嚮爲他途路不得力下座結制日大衆
請上堂師陞座曰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
若至其理自彰大衆今日是甚麼時節舉拂子一拂

云雲門老古錐出世也地搖六震天雨四花且道有
何祥瑞五雲山下青獅子曳尾搖頭弄爪牙隨喝云
這畜生休作怪要騎便騎要下便下下座丙戌除夕
茶話師示偈云今朝除夕又逢春大衆威儀事可伸
棕藜拂子如何道草木高低一樣青時蓋歲朝春也
丁亥二月初十日師誕日解制大衆請上堂師陞座
曰老人自住雲門已來不會動着一步不曾措着一
辭今日幸遇解制打開長汀子布袋放出百千萬億
光明雲將五湖四海衲子而爲眷屬使歷劫多生父
母俱超樂國以拂子打○相云會麼盡十方世界是

燃燈古佛光明門盡十方世界是釋迦老子總持門
盡十方世界是兜率陀天彌勒世尊解脫門盡十方
世界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般若波羅蜜門盡十方世
界是普賢菩薩行願門盡十方世界是一切修多羅
差別義海門盡十方世界是凡夫衆生四生六道微
細極微細昆蟲蚤虱生滅門喝云今日雲門解制猶
如螃蟹去艸縛橫行直撞切須仔細倘遇無厭足王
莫道我是雲門解制來若道着被他一棒打折你驢
腰莫言不道下座師在雲門未結制前金司馬正希
黃祠部海岸已殉難白門矣時有魯太史青海出家

祝髮師示以偈云性海無波下一橈千花覆頂伴漁
樵林間散誕成蓮社石上提撕好挂瓢昔日衣冠懸
碧漢今朝杖履渡溪橋法門得入多生幸笑指長空
破寂寥丁亥新秋寄子容朱居士起名弘肇者詩一
首云信知黃葉亂正是落秋時去此東溪遠無聞拾
野炊水流焦塔影魚啞夕陽碑寄想南湖月鄰峯許
我詩繼此遂不復作詩獨作一書寄埽道人末云老
人邇來晨昏無繫寒光野色盡爲眷屬今當行脚去
踏明月于萬方咏清霜于千里古人云未有長行而
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者老人得之矣笑笑一日遣

侍僧囑之往南雍任所見埽道人屬以料理語風塔院事僧未及行師已示微疾因坐次偶侍者請師肖像贊師題云誰個不識你自雙髻山主口吧吧終日罵人大唐國裏無人中你意如此空腹高心將八斛四斗蟪蛄蟲塞你眼根白雲萬里塞你意根教你要動動不得要罵罵不得誦大明王真言陀羅尼呪至七日轉身吐氣慧性開朗若有人問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不必擬議隨口荅去無不合轍無不自在題竟忽厲聲曰如今還開口動舌得麼羣侍者爲之愕然從此令執事封叅堂鐘板曰

果學道人安事此遂三日不飯惟飲清水令侍者必呼爲茶舉必以案不如令則不飲口中惟唱雪花飛雪花飛鷲毛雪滿空飛時未見雪聞者不解師自如期至沐浴着衣結跏趺坐大眾圍繞師遂唱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光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侍者進茶俄頃寂去身不欹側三日如生示寂之日蓋八月二十有六日也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九有九所著傳世語錄有徑山自述行畧十指菴辭開堂說徑山長明金粟金陵靜明廬山開先江州能仁四明天童景德光溪天王會稽雲門顯聖荆溪龍池

嘉禾東塔雲間超果金澤頤浩若干處若干會結制
解制上堂小叅法語粹錄若干卷復有拈古頌古懷
淨土梅花落花等詩偈若干首每題竝以百計各有
粹本其隨手散落詞翰圖寫爲世珍拾者無算也先
是東塔晚叅茶話次埽道人曰要與大師作平實商
量師住山有年到處出世亦多年矣每一期竟其問
問答叅請輒蒙訶斥者走入他方便得拄杖拂子而
還只今有他方記荊掩耳來飯者又添反復冷嚴不
容着足無乃拒人已甚乎師長嘆曰佛祖慧命非通
小可智過于師方堪傳授目前那得有如我的真叅

實悟盡底掀翻吾寧棧絕以重大法埽菴曰宜乎唯
一首座之捲單去也因問海岸畢竟何如師曰還是
他良久曰也沒交涉末後在雲門郭爾章居士問曰
大師究不囑累奈何師曰此事奴污甚吾故嚴之庶
以矜貴法門耳臨寂一月出山門至竹橋遇一寒士
父子無所得食師招之入室飲噉之其父秋涼無衣
師脫新施羅衫與衣之其子夜苦蚊師以說法棕拂
付之驅蚊大笑曰快哉吾衣拂付汝父子矣後諸方
遂誑傳有大師衣鉢付花子之說要知衣拂陳迹雖
掃英靈嗣子正多只據目前付囑各處道場便作淵

源印證如曹源金 獅聲珠 徹崖歌 山鳴磬

子畫宗 形山漳 竝弘字一輩出頭法乳也若夫

唯一叅開先東塔晚叅雲門數番破格盤桓其嗣縱不在圓弘頓教十六字之派亦足當老人法乳者也元禮頓湘親侍記錄最久忠勤不二寂葬語風不可沒也師寂時覺浪盛公主席徑山方應請金陵報恩思彥侍者走南雍報計于埽道人卽日拉同蔡二白張如磐陳旻昭倪樸菴凌官球錢文青潘墨海劉惺心林道生諸宰官顧與洽余未也薛更生姚伯右姚叔采黃觀之諸居士等翕集嚮飯善信數百人設齋

請浪公上堂舉揚老人祕旨及示寂機緣各各思慕讚歎因說徑山祖庭位次梓有法語定議王子安復公同魯青海如公在雲門得山翁恣公從慈水來赴封龕執義主老人喪同襄大事卜窆雲門寺之右隴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塔全身焉封龕入塔恣公各有法語時有上座實際者新侍大師恰值歸寂料理塔院事實周且恣此老人末後一番大放光明也老人悟道石在普濟寺今新建大殿諸人用作柱礎以表識靈蹟老人示寂前六日過之令侍者拜而笑是知雲門得地直到龍池證明此日回首藏身始印

悟緣夙識卽有語風生塔之命僅可以爪髮了付屬
此實雲門時節因緣乃有不揣脚跟造正名拈香之
誇者現受惡舌之報諸方共聞信哉佛法之必驗古
德之足欽也是爲頌頌曰

語風出世震羣雄

發真歸元隕虛空

舌頭坐斷踞巍峰

均鼻當年隆準公

咨訣記荊無畱踪

賓主齊彰道岸崇

律儀解脫清規隆

兒戲莊嚴法界中

雙髻雙徑遊鴻濛

雲門雲棲鼓雷風

龍池儵忽騰三龍

一龍幻化青獅翁

心空及第登梵宮

窠白掀翻消息通

蹴踏諸方血濺紅

沒石飲羽神臂弓

撇開皮袋雲萬重

風光本地披玲瓏

响喚低眉慈姥雍

拈提努目金剛兇

呵佛罵祖讐不容

罵人直罵到天童

尺布可縫斗可春

閱牆兄弟在宗工

鬪爭揖讓狀難供

斷崖中峯機用同

摩尼五色肉眼朦

塗毒一聲癡耳聾

禪林裨販法市叢

堅壁固壘睢陽功

祖關慧命扼喉嚨

壇坵冰寒鮮伏戎

撰述

詩風遺行

五

三驅百戰無前鋒

廿會道場四結冬

一個半個流西東

叩竭參苓誰入籠

殺活子奪緇白鎔

任他鑪鞴湧金銅

那許躍冶成凍儂

習過堪傳早發蒙

手應自官把不逢

獅絃絕響曲調終

北斗藏身撒手封

宗綱正印真孝忠

人天號令齊嶽嵩

提唱文詞韶獲從

詎煩螟蛉作斯螽

兒孫億劫靡終窮

順治九年歲在玄默

執徐月為孟陬日為上元

而文

成



毛ノ十二